

马庄,百年时光刻录机

●马俊歌 文/图

宝丰县城西十二里,宛洛古道旁,传统古村落张八桥镇马庄坐落于此。

古村落,说古不古,据《宝丰县志》载,马庄形成于明嘉靖年间。如豫西其他村庄一样,马庄普通得让人都不曾去注意它的面容,那些墨色的瓦、黄泥巴土墙、木桩子篱笆、石子小路、牛羊长调,还有那些鸡犬相闻……因熟视而如若无。



关押康泽的旧址



修复前的中原军区军械处旧址

特殊历史时期,马庄程家承载了两项历史使命

——中原军区军械处驻扎地、中原军区保卫部驻地

古村落方方正正,依净肠河而建,面朝宝丰城西关的红土岭。过去这里曾是宛入洛的交通要道。

在宝丰,若论清末民初首富,当属家中挂过千顷牌的杨老十。然而,若说起近代影响较深、作出过较大贡献的实业资本家——马庄的程家,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因恃才傲物,令人叹息:白居易《伤宅》中有“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杏为梁》中有:“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字里行间透出对马家邸捐赠朝廷后日趋颓败的惋惜。

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在《遣兴》一诗中则直指朝廷对奉诚园的管理不善:“奉诚园里蒿棘生,长兴街南沙路平。当时带砺在何处,今日子孙无地耕。”

大诗人杜牧在《过田家宅》诗中几乎表达了与元稹同样的观点:“安邑南门外,谁家板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

因恃才傲物,议论激烈,屣屣权贵,导致仕途颇不得意的薛逢更是愤愤不平,他在《君不见》诗中写道:“奉诚园里蒿棘生,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

唐时绝句因入乐关系,一般以自然为宗,不尚用典。寒牟的这首《奉诚园闻笛》连用四个典故。先用“绝朱纆”“吐锦茵”两典,刻画出一个人目光远大、胸怀宽广的马家形象,再用“西园泪”“山阳笛”发出诗人的不平之鸣,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读起来颇有生涩之感,故把四典加以罗列:

“绝朱纆”典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烛忽灭,有人戏牵宫中美人衣,美人扯断其冠缨以告王。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那个人临阵特别卖命。

“吐锦茵”出《汉书》:丙吉为丞相时,有一次他的车夫呕吐于车上,左右欲逐车夫,丙吉却说:“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无须大惊小怪。”

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人目光远大、胸怀宽广的人物形象。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

“西园泪”系建安诗人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战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园苑。乘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

“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

后来,程家也只有程明远三弟程世远从事与机械有关的行当。宝丰城北曾经名气颇大的“永生汽修厂”,取的正是程世远的字“永生”。

马庄很多人说程惠远后来在台湾“成了气候”,是台北某军事基地的高级军官。言之凿凿,消息来自当年一同和程惠远逃到台湾的县民李殿照。

厂和中原新华书店总店,并创办了中原大学和豫西行政干校,培养了大批干部,为解放中原、解放全中国、加强新政权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这期间,马庄程家承载了两项历史使命。其中之一,中原军区军械处驻扎之地正是马庄程家机械厂。

“那时候为解放军修过枪炮,造过子弹……”今年93岁的程明远三弟,程广礼之子程世远平静地说道。

程世远同族堂弟、今年89岁的程志远对当时的印象是:“当兵的规矩好,秋毫无犯,帮村里人挑水砍柴,买东西给钱。”

马庄除了是中原军区军械处所驻地之外,还是中原军区保卫部驻地,关押着国民党高级军政要人的国民革命军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洛阳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整编第15师(原国民党31集团军15军)中将师长武庭麟(号歧峰)。而攻下襄阳城活捉康泽并把康泽送往马庄的指挥官,正是影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原型,程明远高筑深宅大院,立炮楼,造枪炮,训练家丁。

1946年,程明远叔伯兄弟、广义之子惠远,在试制自家造出的枪炮时,误伤同村村民,闹出了人命。程惠远连夜逃往许昌,混进国民党调往台湾的学生队伍当中,再也没有回来。

1947年,中野26旅旅长向守志解放宝丰。之后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局和中原野战军司令部迁驻宝丰,宝丰随即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地。其间,召开了宝丰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指挥了宛西、宛东、开封睢杞、襄樊、郑州、桐柏江汉六大战役,为淮海战役做了充分准备。还成立了中州农民银行总行,创办了中原制药厂、豫西兵工厂、中原印刷

厂和中原新华书店总店,并创办了中原大学和豫西行政干校,培养了大批干部,为解放中原、解放全中国、加强新政权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军待他们不薄呀,让俺家做的小灶,我还给姓康的送过饭,前院四个扛长枪的兵站岗。屋后头有个窗户,窗户外放把椅子,有个身子配盒子枪的当官的就在那坐着。还有俩当官的经常来找他聊天、下棋,有一个是独臂。”程世远记忆犹新。

找康泽和武庭麟聊天、下棋的不是别人,一位是时任中原军区保卫部保卫科科长的张之轩,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公安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另一位“独臂当官的”正是时任中原军区警卫团政委的朱汉雄,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南海接待处副处长、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党委书记。

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命运总与时代分不开

——沉浮兴衰,一代传奇家族如今残星陨落

1956年,公私合营。程家机械厂正式挂牌宝丰机械厂,机械设备也由马庄搬进了宝丰城南关,姓了“公”。

一页风云去,变换了时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庄的命运总与时代分不开。“文革”时期,担任宝丰县机械厂副厂长的程明远被打为右派。因受冤了命案跑去台湾的程惠远的牵连,程惠远年幼的子女们同样承受了不该承受或者说不是那个年龄所能承受的批斗。

后来,程家也只有程明远三弟程世远从事与机械有关的行当。宝丰城北曾经名气颇大的“永生汽修厂”,取的正是程世远的字“永生”。

马庄很多人说程惠远后来在台湾“成了气候”,是台北某军事基地的高级军官。言之凿凿,消息来自当年一同和程惠远逃到台湾的县民李殿照。

但程世远老人矢口否认:“二哥哥惠远早就不在。”颇耐人寻味的是,程世远家中墙上挂的两幅书法,落款便是李殿照。

也许老人仍有所顾忌。尽管我一再强调,过去那些都已成了历史。是的,都成了历史。

邾县大唐名将马燧和一代文杰韩愈

●刘继增/文 王文一/图



马燧墓如今已残破不堪

1 出身武将世家,封爵北平郡王,画像入凌烟阁

2 救助落榜的贫困举子韩愈

马燧(726—795年),字洵美,汝州郟城(今河南郟县)人,踏入中国古代百位著名将领之列,被誉为“孙子兵法”作战谋略和战法运用的典范。

少年时期,马燧和哥哥们一起读书,曾扔掉书本,叹息说,大丈夫应当建功立业,平定四海,怎能做个皓首穷经的酸腐儒?马燧自幼喜欢钻研兵法,博览兵书,这为他以后的沙场征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马燧出身武将世家,其祖先原为扶风(今陕西扶风)人,后迁居汝州郟城。据《旧唐书》卷八十四《马燧传》载,其曾祖马君才,拜武候大将军,祖父马晟(mín)曾任武则天左玉钤卫仓曹,父亲马季龙,曾中举明兵法科,豪爽且擅长兵法,官至岚州刺史,幽州经略使。

马燧仪表风度杰出,身高一米八六,沉着勇敢,足智多谋,博览群书,尤其擅长兵法。以军功累迁检校工部尚书、检校兵部尚书、加检校司徒,以尚书右仆射晋升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爵北平郡王,位次亲王,与国公并为从一品。唐史臣称“燧沈雄忠力,常先计后战。每战,

贞元三年秋,马燧在长安大街上遇到一位拦马求助的落榜举子,问而怜之,遂扶助他连续三次参加进士考试,终于在贞元七年入选进士“龙虎榜”。这位落榜举子就是日后官至礼部侍郎、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

韩愈,河内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大历三年(768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其父韩仲卿,任起居郎。韩愈兄弟四人,二哥、三哥出生后不久相继去世。韩愈三岁那年,父亲病故,韩愈由任起居舍人的长兄韩会抚养。十年后,长兄因忧伤和劳累过度病故,临死前将幼弟“托孤”妻子郑氏照料。韩家因产业有限且丧事不断,日子日渐艰难。长嫂郑氏时常嘱托韩愈“韩氏两代,惟此而已”,教育他要不辍学业,承继韩氏家业。在饱经亲人凋丧之痛和身担家族经济重负的双重压力下,韩愈意识到入仕的迫切,不仅要“为人”——致君泽民,还要“为己”——解决个人和整个家族的衣食生计,所以读书更加刻苦勤勉。

贞元二年,十九岁的韩愈经过河阳县、河南府两级甄选,取得乡贡资格,后赴京都长安参加礼部考试,欲投靠其时任殿中侍御史、族兄韩皋(yǎn)。恰恰在韩愈赴长安之时,韩皋随浑瑊到河内与吐蕃会盟。就在考试前夕,传来吐蕃平凉劫盟,族兄韩皋战死的消息。最终,决心“一战而霸”的韩愈在进士考试中落榜。此时的韩愈,面对心理上愧对长嫂教诲、经济上难以维持生计的双重压力,加上族兄战死的悲痛心情,深感“穷不自存”孤苦无依。

一个偶然的机会,韩愈在京城

亲令于众,无不感慨用命,斗必决死,未尝折北,名盖一时”。

《十七史百将传》对马燧传承《孙子兵法》有如下赞语:孙子曰:“先为不可胜。”燧教骑士造车甲以修战具。又曰:“卑而骄之。”燧贻书示好而骄田悦。又曰:“取敌之利者,货。”燧约众胜则以家赏。又曰:“致人而不致于人。”燧趋魏州以致田悦。又曰:“大吏怒而不服。”燧与抱真私忿而功不立。又曰:“无约请和者,谋也。”燧不悟结赞之计是也。

贞元五年(789年),马燧和太尉李晟的画像都被放入了凌烟阁,与唐太宗的功臣们放在一同。贞元九年,唐德宗在延英殿召见马燧,其时,李晟已去世,皇帝非常伤感,“以前是你和李太尉一同上殿,如今只看见你一个人了。”马燧由于足疾摔倒在地,皇帝亲自扶起,将他送出殿外。

凌烟阁原本是皇宫内三清殿旁的一个不起眼的小楼,唐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当时已有数位辞世,还活着的也多已老迈),命阁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画像,皆真人大小,褚遂良题字,时常前往怀旧。后又有四位皇帝在凌烟阁为功臣立画像。凌烟阁被称之为唐代国家级“美术馆”和“纪念馆”。

盛唐诗人李贺诗曰: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很显然,在时人眼中,画像能否进入凌烟阁已然成了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和名垂青史的象征及标准。

在画像入凌烟阁后的第六年,即贞元十一年(795年)八月,马燧去世,享年七十岁。马燧病逝,灵柩从京城移至郟城县临汝乡石台里(今郟县城关镇南)安葬,时任起居舍人知制誥的文学家权德舆作《行状》请谥,德宗停朝四天以哀悼,下诏命京兆尹韩皋(gāo)监督保护协办丧事,追赠马燧为太尉,谥号“庄武”。

马燧死后,其子马畅于贞元末年把马燧在长安安邑坊内的府邸捐赠朝廷,改名奉诚园。马氏以功盖一时封北平郡王,但曾遭德宗猜忌。身后,其家屡遭中官及豪幸侵渔,其子马畅因惧祸而献园于德宗,遂改园名为“奉诚”。

之,因得见于安邑里弟。王轸其寒饥,赐食与衣,召二子,使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监赠太子少傅者也……后四五年,吾成进士。”

在韩愈京城长安的府邸中,韩愈一住就是近五年。其间,马燧帮助韩愈返乡办理和卢氏的婚事,资助他先后三次参加“国考”。《韩愈年表》载:贞元五年再应进士第,仍落第;贞元六年,返宣城庄,与卢氏结婚,后又赴长安;贞元七年应进士第,仍落第;贞元八年登进士第,是年陆贽知贡举,试题为《明永赋》《御制新柳》,放进士二十三人,“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有“文笔破天荒,名震贞元龙虎榜”之誉。自此,落榜举子韩愈华丽转身。

韩愈成名后与马燧一家保持着三世之好。贞元十一年,马燧死时,韩愈在开封客舍设祭,痛哭不止;马燧长子马汇卒,韩愈撰写了《行状》;马燧的孙子马继卒,韩愈亲自写了《墓志铭》。《行状》和《墓志铭》后均被收入《韩愈全集》。

3 马燧府邸奉诚园日趋衰败,文坛众人作诗叹息

马燧位于京城长安安邑坊的宅邸,在其子马畅改名为奉诚园捐赠朝廷后,日趋衰败。凌唐诗坛中,众人不约而同对马燧府邸发出“伤宅”之慨,令人叹息:白居易《伤宅》中有“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杏为梁》中有:“君不见,马家宅,尚犹存,宅门题作奉诚园。”字里行间透出对马家邸捐赠朝廷后日趋颓败的惋惜。

与白居易齐名的元稹,在《遣兴》一诗中则直指朝廷对奉诚园的管理不善:“奉诚园里蒿棘生,长兴街南沙路平。当时带砺在何处,今日子孙无地耕。”

大诗人杜牧在《过田家宅》诗中几乎表达了与元稹同样的观点:“安邑南门外,谁家板筑高。奉诚园里地,墙缺见蓬蒿。”

因恃才傲物,议论激烈,屣屣权贵,导致仕途颇不得意的薛逢更是愤愤不平,他在《君不见》诗中写道:“奉诚园里蒿棘生,秋风忽洒西园泪。满目山阳笛里人。”

唐时绝句因入乐关系,一般以自然为宗,不尚用典。寒牟的这首《奉诚园闻笛》连用四个典故。先用“绝朱纆”“吐锦茵”两典,刻画出一个人目光远大、胸怀宽广的马家形象,再用“西园泪”“山阳笛”发出诗人的不平之鸣,如沈德潜所说“伤马氏以见德宗之薄”。读起来颇有生涩之感,故把四典加以罗列:

“绝朱纆”典出《战国策》,楚庄王有一次夜宴群臣,烛忽灭,有人戏牵宫中美人衣,美人扯断其冠缨以告王。庄王不欲因此处分人,遂命群臣皆绝缨而后燃烛,使得难以识别出先绝缨的那个人来。后来那个人临阵特别卖命。

“吐锦茵”出《汉书》:丙吉为丞相时,有一次他的车夫呕吐于车上,左右欲逐车夫,丙吉却说:“不过弄脏一张车茵(席),无须大惊小怪。”

此诗首句就是通过这两个典型的故事,刻画出一个人目光远大、胸怀宽广的人物形象。紧接着,后两句写诗人怀古伤今的悲痛,又用了两个典故。

“西园泪”系建安诗人宴游之所,为曹植所建,后经战乱,曾与其会的刘桢旧地重游,感怀为诗云:“步出北门寺,遥望西园苑。乘人易感动,涕下与衿连。”“西园泪”即谓此。

“山阳”今河南修武为魏晋之际“竹林七贤”旧游之地,七贤中的嵇康被司马氏杀害后,向秀重过其旧居,听到邻人吹笛,因而想到昔日游宴之乐,作《思旧赋》。“山阳笛”即指此。



早年被盗的马燧墓洞口